

意第绪新闻出版与底层东欧犹太人的转型^{*}

陈红梅^{**}

【摘要】传统东欧犹太社会贫困封闭,1881—1925年在内部思潮和外部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其孤立隔绝开始垮塌,东欧底层犹太人开始拥抱开放文明的现代都市生活。在这巨大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冲突过程中,意第绪新闻出版的发展繁荣是东欧犹太文化的突出特征。本文从基本教育、政治启蒙和文化调适三个方面分析意第绪报章在底层东欧犹太人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方式,认为作为大众媒介的意第绪新闻出版是东欧犹太社会现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其现代转型的重要机制,二者相互促进,完成历史使命。

【关键词】意第绪新闻出版;东欧犹太人;现代性;转型

意第绪(语)新闻出版是东欧犹太意第绪文化的突出表现。现代意第绪报章发展历史不长,第一份重要的现代意第绪报刊《信使之声》[קול מעשר (Kol mevasser)]是1862年开始随同俄国边境城市敖德萨希伯来语周报《倡导者》[המליץ (HaMelitz)]发行的小型报刊,后独立出版至1872年。1883—1905年,沙皇禁止犹太人使用意第绪语开展文化活动,沙俄境内几乎没有意第绪报刊出版。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十月御令,解除新闻检查制度,意第绪报纸蓬勃发展,到1913年,东欧意第绪语大众媒介数以千计。^①1881年发生的犹太大清洗及之后的迫害,使东欧犹太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到巴勒斯坦和北美,特别是美国纽约,但纽约第一份意第绪报纸是1872年创办的《纽约犹太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意第绪语文学史研究”(21BWW05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东欧犹太社会转型与意第绪语文学研究(1881—1924)”(20YJA752003)阶段性成果。

^{**} 陈红梅,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① 参见 Sarah A. Stein, *Making Jews Modern: The Yiddish and Ladino Press in the Russian and Ottoman Empir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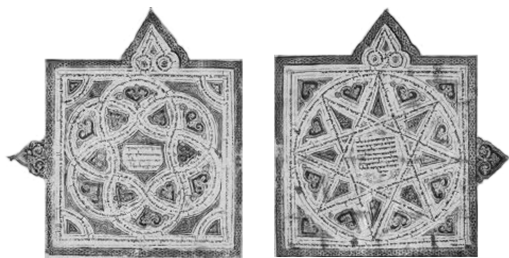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报》[די ניו-יארקער יידישער צייטונג (*Di nyu yorker yidisher tsaytung*)]。意第绪报刊在美国犹太新闻出版中数量最多且最有影响力,1915—1916 年间,仅纽约 5 家意第绪日报发行量就达 50 万份,全国发行量 60 万份,1885—1914 年纽约出版了超过 150 种意第绪刊物。^①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意第绪新闻出版迎来发展黄金时期,无论在东欧还是在北美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包括从《前进报》[פארברעטס (*Forverts*)]、《真理报》[די ווארהייט (*Di varhayt*)] 等著名日报到《未来》[די צוקונפט (*Di tsukunft*)] 等重要月刊,再到为特定目的不定期出版的小册子和传单等政治、宗教和社会专门刊物。虽然绝大多数意第绪新闻出版物存续时间不长,但不断关张又创办,繁荣异常。

意第绪新闻出版迅猛发展时期,也是诸多对东欧犹太社会影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密集发生的关键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1881—1884 年沙俄系列犹太大清洗、1894 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1897 年巴塞尔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及崩得(Bund)成立、俄国 1905 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十月革命等历史性事件不断迫使犹太人投身社会变革洪流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分布和生活方式。这个时期的东欧犹太人明确感知到自己身处现代性变革之中,对犹太民族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接受现代性就是要“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的思想僵化”,^②“学习科学知识、礼仪和所在国家的抱负”,^③增加世俗教育,努力融入所在社会。犹太启蒙运动以理性精神批判传统犹太社会的宗教狂热和迷信,具有进步性,而以捕捉社会动态和新鲜事物为天职的新闻媒体又最能反映先锋群体的思想和行动,部分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占据人口绝大多数但没有接受教育或教育水平低下的底层民众使用的意第绪语报章走向民族同胞,帮助他们拥抱变化,拥抱现代性。大众新闻媒体易于生产和传播,规模和影响巨大,可以适时帮助读者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意第绪新闻出版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犹太知识分子在走向同胞时能创造性发挥自身特长且能被接受的传播方式,在底层东欧犹太民众的现代转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著名犹太学者露丝·维斯(Ruth

① 参见 Jewish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ewish-american-newspapers-and-periodicals>, accessed 2023-3-19; Hillel Halkin, “Press,” in Fred Skolnik, ed.,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13 (New York: Thomson Gale, and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2007), 1055.

② David Patterson, “Introduction,” in Abraham Mapu, *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trans. Joseph Marymount (Israel: Toby Press, 2006), xvi.

③ Herman Rosenthal, Peter Wiernik, “HASKALAH,” <https://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7318-haskalah>, accessed 2023/3/20.



Wisse)曾言:“犹太人成为现代民族的整个过程是用意第绪语完成的。”^①维斯并未论述这一过程完成的具体状况,本文不揣浅陋将一探究竟。作为流散民族,使用意第绪语的犹太民众不囿于一国一地,在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主要分布在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国在内的东欧,以聚集了最多移民的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和人数较少的故地巴勒斯坦,由于主张复国的移民压制意第绪语在巴勒斯坦使用,其新闻出版数量极为有限,而第一代东欧移民在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前,其文化属性仍应是东欧犹太人,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东欧和北美的意第绪新闻出版帮助其读者面对现代化转型这一历史任务的作用,认为意第绪新闻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从基本教育、政治启蒙和文化调适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下文将探讨其传播内容和方式。

东欧犹太启蒙知识分子转向意第绪新闻出版与犹太民众的分布状况、语言使用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尽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61 年开始实行允许部分犹太人到城市居住的部分解放政策,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长期施行限制犹太人迁移以及只分配少量教育份额的歧视性同化政策,到 19 世纪中期,东欧犹太人主要被迫居住在奥匈帝国的城市格托和沙俄西部省份栅栏区村镇,^②孤立于远比西欧、北美落后的两国主流社会之外。同时,封闭孤立的犹太社会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中使用不同的语言。虽然阅读《托拉》和开展宗教相关活动时使用希伯来语,但主要使用者是拉比、社团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意第绪语,这是绝大多数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男性和妇女掌握的唯一语言,他们接触的读物多是意第绪祈祷书等宗教教诲材料。^③意第绪语也是许多犹太精英的母语,但遭到犹太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精英的歧视,被鄙视地称为“土话”和“黑话”;俄语、波兰语和德语等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主要

^① Ruth Wisse quoted by David Margolick, “Actors’ Famous Voices Animate Yiddish Tales in Public Radio Series,” *New York Times* (19th September, 1996). 在她的书的结尾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 Ruth Wisse, *I. L. Peretz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ewish Culture*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② 参见 Herman Rosenthal, “PALE OF SETTLEMENT,” <https://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11862-pale-of-settlement>, accessed 2023-4-1。

^③ 参见 Samuel Niger, “Yiddish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in *Jewish People: Past and Present*, Vol. 3 (New York, 1952), 183; David G. Roskies, “The Medium and Message of the Maskilic Chapbook,” *Jewish Social Studies* 41 (Summer-Fall, 1979): 275-29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用于统治阶层与主流社会交流交涉,也是主张同化的启蒙知识分子主要使用的语言。犹太民众教育水平低下使他们只能接受口头语言的传播媒介。加利西亚地区“大多数犹太人既不能阅读波兰语也不会德语……他们也不会读希伯来语文章”。^① 据 1897 年沙俄人口统计,530 多万俄国犹太人中 97% 的人母语是意第绪语。^② 因此,不同语言的书籍或同一本书的不同语言版本销量迥然相异,希伯来语书刊受众有限,意第绪出版物的读者则广泛得多。1858 年畅销书《巴黎秘案》(*Mysteres Paris*)的希伯来语改编版只卖了 2000 本,同期,意第绪作家 A. 迪克(A. Dik)的小说与该书在同一书店印制,卖出去十万本。^③ 更典型的是有“犹太复国主义之父”之称的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号召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设家园的《犹太国》(*Der Judenstaat*)希伯来语版卖了 3000 本,而意第绪作家肖勒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同一主题的作品卖出的数量是其 9 倍之多。^④ 面对如此严峻的读者接受差异,犹太知识分子只能开办意第绪报刊传播自己的主张。同时,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犹太人持续大规模离开东欧,截至 1924 年美国实施限制移民的配额法案,离开东欧的 300 多万人中有超过 250 万来到美国,^⑤特别是纽约等大都市。1920 年,纽约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人(22%)比母语是英语的人(20.9%)还多。^⑥ 在此期间,原沙俄境内各民族陆续建立自己的国家,停止战争,恢复经济。1922 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5 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方针,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大多数犹太底层民众,特别是年轻移民,

① Joshua Shanes, *Diaspora Nationalism and Jewish Identity in Habsburg Galic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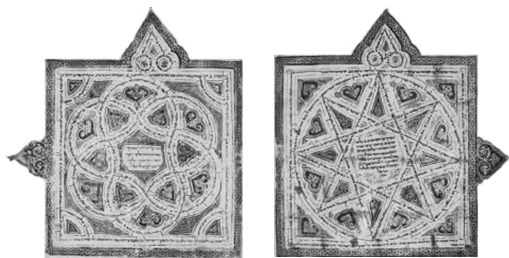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② 参见 Sarah A. Stein, *Making Jews Modern: The Yiddish and Ladino Press in the Russian and Ottoman Empires*, 31.

③ 参见 Sarah A. Stein, *Making Jews Modern: The Yiddish and Ladino Press in the Russian and Ottoman Empires*, 27.

④ 参见 Ruth Wisse, “Not the ‘Pintele Yid’ but the Full-Fledged Jew,” *Prooftexts* 15 (January 1995): 35.

⑤ 参见 Tobias Brinkmann, “Jewish Migration,” in *European History Online* (EGO) [Mainz: Institute of European History (IEG), 2010], <http://www.ieg-ego.eu/brinkmannt-2010-en>, accessed 2023-3-25; Fred Skolnik, ed.,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6 (Farmington Hills, MI: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2007), 696.

⑥ 参见 Ayelet Brinn, Eddy Portnoy, Daniel Soyer, “Yiddish New York,” in Daniel Soyer, ed., *The Jewish Metropolis: New York from the 17th to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MA: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21), 91-92.



只受过初步的宗教教育,很少人接受正式的世俗教育。^① 著名意第绪报人亚伯拉罕·卡汉(Abraham Cahan)1894 年向哲学家哈伊姆·日特洛夫斯基(Chaim Zhitlovsky)约稿时说读者的受教育水平就像孩子一样。^② 1895 年波士顿《真理报》第一期在封面宣布其目标是教育“粗俗无知”的犹太大众。^③ 犹太大众以当时的语言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很难面对走出格托和栅栏区的现代开放形势。

犹太知识分子在东欧和聚集了大量移民的美国东北部创办了众多报刊杂志。奥匈帝国和美国较为宽松的出版环境使得意第绪新闻报刊发展早且数量多。加利西亚早期重要的意第绪语报刊有《犹太民众报》[ידישע פאלקס-צייטונג (*Yidische folks-tsaytung*), 1890—1891]、《民众之友》[דער פאלקספריינד (*Der folksfraynd*), 1891—1892]、《犹太民众新闻》[ידישעס פאלקסבלאט (*Yidishes folksblat*), 1894]和《犹太人》[דער ייד (*Der yid*), 1899—1902]等,而华沙第一份意第绪日报《路》[דער וועג (*Der veg*), 1905—1907]是当时较为成功的报纸。美国较早的重要意第绪日报有 1885 年创办的《犹太每日新闻》[ידישעס טאגעבלאט (*Yiddishes tageblat*)]。19 世纪 90 年代是美国意第绪新闻出版的转折性十年,报刊杂志的数量、类型和普及程度都大大增加和提高。^④ 1886—1890 年,最成功的《纽约犹太大众报》[די ניו-יארקער ידישע פאלקסצייטונג (*Di nyu yorker yidische folks tsaytung*)]持续了三年半^⑤,转折点是社会民主党 1890 年 3 月创办的《工人报》[די ארבעטער צייטונג (*Di arbeter tsaytung*)]及其他面向劳工的报纸。由于禁止使用意第绪语开展文化活动,沙俄的意第绪新闻出版发展过程较为曲折。1860 年善于处理政府关系的商人塞德鲍姆(Alexander Zederbaum)在当地启蒙知识分子影响下创办《倡导者》,该报获得批准的理由是要利用这份希伯来语报纸宣传同化政策,审批官员相信了其保守和忠诚。^⑥ 圣彼得堡启蒙扩散协会(The Saint Petersburg Society for the Spread of

① 参见 Shaul Stampfer, “Gender Differenti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Jewish Woma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astern Europe,” *Polin* 7 (1992): 63-87。

② 参见 Cahan to Zhitlovsky, 17 Jan., 1894, Chaim Zhitlovsky Collection, Folder 803, YIVO Institute。

③ 参见 The passage in *Der emes* reads “To educate the crude and ignorant masses and reveal to them THE TRUTH.” Quoted in Kisch, “The Rise and Fall...: ‘Der Ernes’, 1895-1896,” *Judaism* (Spring, 1971), 229。

④ 参见 Tony Michels, “‘Speaking to Moyshe’: The Early Socialist Yiddish Press and Its Readers,” *Jewish History* 14 (2000): 51。

⑤ 同上。

⑥ 参见 Sarah A. Stein, *Making Jews Modern: The Yiddish and Ladino Press in the Russian and Ottoman Empires*, 224, Fn. 1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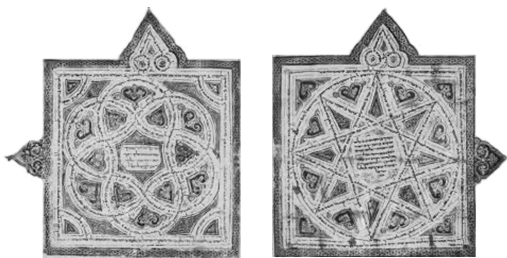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Enlightenment) 尽管反对意第绪语, 却利用其意第绪副刊《信使之声》宣传自己的政策。两份报纸最终都走向了初始立场的反面, 传播意第绪语倒是成为其出版的目的。^① 1903 年, 沙皇政府迫于基希讷乌 (Kishinev) 屠杀带来的国内外压力解除新闻审查制度, 《朋友》[דער פריינד (Der fraynd), 圣彼得堡 1903—1909、华沙 1909—1913] 成为帝国第一份获得许可创办的意第绪报纸, 比美国的晚了近 30 年。《朋友》创刊号宣布: “犹太生活不再捆绑到过去的老东西上了, 新时代已经唤醒了新的愿望。”^② 这话既真切又鼓舞人, 犹太社会真的变了, 意第绪新闻出版将帮助它产生更大的变化。

1918 年,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不久, 旨在经济和文化上使犹太人“苏维埃化”的犹太分部 (Evseksii) 和犹太委员会 (Evkom) 成立, 将意第绪语视为接触犹太大众的唯一媒介, 鼓励犹太知识分子用意第绪语创作通俗作品, 采取包括开设意第绪语识字课程、组织通讯员运动和建立墙报等措施提升犹太人识字率和活动参与度, 开展包括专业期刊、儿童杂志和报纸等在内的意第绪新闻出版工作。^③ 许多先前就出版的意第绪报纸期刊, 如意第绪语中央日报《真理报》, 属优质报纸, 但这些报刊的内容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很艰涩。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布尔什维克政府出版了大量新的意第绪报纸杂志, 并鼓励读者成为所阅读期刊的撰稿人, 称之为“工人通讯员”[אַרבעטער (arbekor)] 和“乡村通讯员”[דאָרפקאָר (dorfkor)], 并承诺每封信要么发表, 要么至少会仔细阅读, 无论怎样, 官方都会做出回应。政府希望通过通讯员运动鼓励人们关注当地事件, 向中央媒体通报各种政策实施的进展, 建立忠实的读者群。意第绪报纸杂志有工会出版物, 例如明斯克裁缝月刊《红针》[דאָסרויטענאָדל (Dos roytenodl)], 主要关注相关行业工人的事务; 有地区报纸, 如《敖德萨工人》[די ארבעטער צייטונג (Odeser arbeter)] 和《维捷布斯克工人》[וויטעבסקער אַרבעטער (Vitebsker arbeter)], 几乎完全出版通讯员的文章; 还有专门针对年轻读者的刊物, 如月刊《幼林》[יונגוואַלד (Yungvald)], 《先锋队》[פּיאָניער (Pioner)], 《年轻的列宁主义者》[יונגערלענינעץ (Yunger leninets)] 和报纸《准备着》[זייגרייט (Zay greyt!)], 主要是刊登来自学生和年轻工人通讯员的札记和来信。1924 年 10 月, 苏联发布命令, 将《幼林》和《先锋队》

① 参见 YIVO | Kol Mevaser,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Kol_Mevaser, accessed 2023-3-24.

② דער פריינד | 14 January 1903 | Newspapers |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 <https://www.nli.org.il/en/newspapers/?a=d&d=df19030114-01.1.1&e=-en-20-1-img-txIN%7ctxTII>, accessed 2023-3-29.

③ 参见 Anna Shternshis, *Soviet and kosher: Jewish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69.



杂志作为犹太扫盲运动的主要课本。尽管苏维埃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出版新教科书,但通过采取类似办法,寻找额外资源,既增加了报纸杂志的订阅数量,又解决了教学资源问题,还培养了犹太底层民众阅读报纸期刊的习惯。

意第绪新闻出版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犹太底层民众,尤其是没有其他途径获得教育和读物的妇女和男性劳动者对知识的渴求。许多人由于贫困而买不起报纸或者不识字,意第绪报纸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的新闻来源,^①因此,在北美和东欧的犹太底层民众都有聚在一起听识字的人读报的习惯。^②刊登东欧新闻是美国意第绪报纸的重要卖点,与家人朋友一起读报成为移民慰藉思乡之情和交往的重要形式。^③东欧报纸编辑甚至从德语引入了“阅读圈子”[לעזער קרייז (Lezer krayz)]一词来指称民众阅读意第绪新闻的新鲜方式,也希望培养报刊自己的阅读圈子。这种圈子因为便利、知识互补、地域相同、政治或商业倾向相近等各种因素而形成,但随着受众能力提升,阅读圈子成为短暂现象。^④意第绪报刊这一大众媒介将世俗知识和教育大规模传播到社会最底层,使之与现代生活产生了联结。

几乎所有的意第绪报纸都设置文学版块,满足民众的文学需求和审美需求。这一做法始于《信使之声》。该报开设的文学栏目发表了意第绪经典作家门德勒·莫伊赫尔-斯弗里姆(Mendele Moykher-Sforim)、戏剧家亚伯拉罕·戈尔德法登(Abraham Goldfaden)等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也连载了著名通俗小说家伊茨霍克·利涅茨基(Yitskhok Linetski)的《波兰男孩》[דאס פוילישע יינגל (Dos poylishe yingl)]等作品并获得巨大成功,使该报得以独立发行。后来的意第绪报刊都延续这一做法,设置文学版块,所占篇幅甚至不小。《犹太人》主编约瑟夫·卢瑞(Joseph Lurie)在发刊词中宣布不仅要用意第绪文学,还要用其他

① 参见 Tony Michels,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Yiddish Culture in New York City: 1890-1923,”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32-33。

② 著名意第绪语戏剧演员在回忆录里描写自己听镇上受过教育的人读报的做法,参见 Joseph Buloff, *From the Old Marketplace: A Memoir of Laughter, Survival, and Coming of Age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朋友》创办者兼编辑金兹伯格(Shoyl Ginzburg)在回忆录里写到他职业生涯里最有意义的一刻是在维尔纳的一个市场上看到有人大声朗读《朋友》,参见 Saul Ginsburg, *Amolike Peterburg* (New York, NY: Tsiko, 1944), 217-218。

③ 参见 Ellen D. Kellman, “The Newspaper Novel in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1900-1940): Fiction as Entertainment and Serious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0), 19; Tony Michels, “‘Speaking to Moyshe’: The Early Socialist Yiddish Press and Its Readers,” 64-65。

④ 参见 Sarah A. Stein, *Making Jews Modern: The Yiddish and Ladino Press in the Russian and Ottoman Empires*, 3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语言的作品培养读者的文学品味与对美和善的热爱。^① 为了刊登高水平作品,《犹太人》遍邀大西洋两岸顶尖意第绪作家投稿,在存续的四年时间里发表了 54 位作家的小说和 38 位诗人的诗歌。^② 深受劳工喜爱的《工人报》文学版块通常安排有一首诗、一篇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连载以及一篇杂文。“血汗工厂”诗人莫里斯·罗森菲尔德(Morris Rosenfeld)经常在该报发表诗作,莫里斯·温特什夫斯基(Morris Vintshevski)甚至从伦敦寄来稿件,三大经典意第绪作家之一的 Y. L. 佩雷兹(Y. L. Perets)从俄国和波兰向其投稿,编辑菲利普·克兰茨(Philip Krantz)和卡汉还把欧洲语言小说翻译过来。当然,他们也发表莫里斯·希尔科维茨(Morris Hilkovits)等文学新秀的作品,^③而《前进报》连载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的大部分小说,二者相互成就。早期《前进报》特别注意将其政治立场宣传和文学作品刊登结合起来,直接激发读者的情感,提升其政治意识。1902 年 3 月,小说《高利贷者的女儿》[דעם פראצענטניקס טאכטער(*Dem protsentniks tokhter*)]的连载预告写道,该作品出自富有成就的作家之手,读者将手不释卷,希望读后告诉熟人以便更多人阅读,鼓励读者与虚假和不公正作斗争。^④ 编辑在此表达了以娱乐性吸引大众、以文学性提升读者阅读水平和以教育开展革命的三重目的。苏联意第绪语大众杂志最重要的体裁之一是教育类短篇小说,其中大多数讲述了个人如何成功适应苏联新社会的故事。典型的例子是《列宁主义者多德克》[דאָדקע ענינעזדער(*Dodke der leninets*)],讲述一个犹太男孩如何从乞丐成长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成员——年轻的共产党员。^⑤ 许多杂志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我如何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或《我如何成为一名红军士兵》。这样的故事通常叙述犹太人在革命前忍受大屠杀和对自由的限制,描述他们如何寻找改善自己状况的方法,并最终意识到最好的途径是加入红军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些作品的语法和词汇都经过简化,主要表达思想立场,文学审美效果则退居次要地位。从意第绪报刊大量刊发文学作品可见,民族语言文学“给大众提供了语言与民族主义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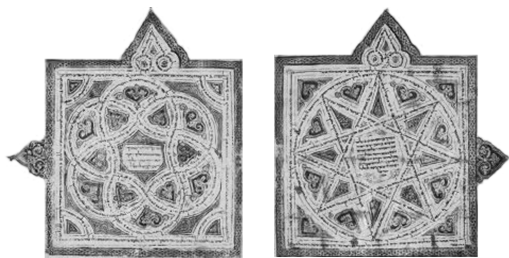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David Pur and Judy Krausz, “Der Jude (1899-1902): Profile of a Zionist Periodical Published in Yiddish,” *Kesher* 31 (2002): 67e。

② 参见 Ruth R. Wisse, “Not the ‘Pintele Yid’ but the Full-Fledged Jew,” 33-63 Khone Shmeruk, “אנהייבן פון דער יידישער ליטעראטור פאר קינדער / Sholem Aleychem un di onheybn fun der yidisher literatur far kinder,” גאלדענע קייט די / *Di goldene keyt* 112 (1984), 39-53。

③ 参见 Tony Michels, “‘Speaking to Moyshe’: The Early Socialist Yiddish Press and Its Readers,” 59。

④ 参见 Ellen D. Kellman, “The Newspaper Novel in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1900-1940): Fiction as Entertainment and Serious Literature,” 2-3。

⑤ 参见 Hershl Shub, “Dodke der leninets,” *Pioner* 3 (1926): 1-6。



的纽带,这种纽带对精英来说存在于意识形态层面”,^①对大众来说却体现于实在的日常阅读中。

意第绪新闻报刊的发展还推动了该语言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意第绪语采用希伯来字母书写,意第绪报业发展之前,其读物主要是手抄本或在希伯来语印刷作坊印制的书籍。为方便出版,早期的《信使之声》以敖德萨附近属于意第绪语东南方言的沃利尼亚(Volhynia)口语^②为基础建立了相对专业的编辑标准,推动了意第绪语拼写标准化,丰富了其词汇,固定了书面用法,提升了意第绪语的声望。^③同时,也有受启蒙运动影响较大的报人以德语新闻出版为标杆,以德国犹太新闻报刊的语言模式办刊,如卡斯利尔·萨拉松(Kasriel Sarasohn)创办的美国最早的意第绪报纸《犹太报》[יִיִּדישע גאַזעטן](*Yidishe gazetn*), 1874]等。^④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视读者接受度的卡汉先后在《新时代》[די נייע צייט](*Di naye tsayt*), 1886]和《前进报》推行朴实地道的意第绪语写作革命,废弃七八十年代意第绪出版常见的德语词汇和句法,使“朴实的意第绪语”成为其标签。^⑤卡汉等犹太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读者阅读需要,还对意第绪语进行简化,契合了形势发展,扩大了使用范围,也使意第绪语摆脱了过去被鄙视为“土话”“黑话”的地位。随着移民在美国扎根发展,意第绪语和英语相互渗透。^⑥特别是在犹太人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意第绪语词汇不容忽视。在苏联,意第绪语经历了多次改革,最初是将拼写系统化,包括源自希伯来语单词的语音拼写,后来又清除了被视为“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标志的希伯来语元素。

① Joshua Fishman,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wo Integrative Essays*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72), 52.这种观点对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来说是对的。参见 Joshua Shanes, *Diaspora Nationalism and Jewish Identity in Habsburg Galic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5。

② 参见 YIVO | *Kol Mevasser*,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Kol_Mevasser, accessed 2023-3-25。

③ 参见 Sol Liptzin, *A History of Yiddish Literature* (Middle Village, NY: Jonathan David Publishers, 1972), 42。

④ 参见 Ellen D. Kellman, “The Newspaper Novel in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1900-1940): Fiction as Entertainment and Serious Literature,” 18。

⑤ 参见 Tony Michels,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Yiddish Culture in New York City: 1890-1923,” 28; Tony Michels, “‘Speaking to Moyshe’: The early socialist Yiddish press and its readers,” 56。

⑥ 参见 Mordecai Soltes, “The Yiddish Press—An Americanizing Agency,”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6 (Sept. 29, 1924, to Sept. 18, 1925/5685): 173-74; Gene Bluestein, *Anglish/Yinglish: Yiddish in American Life and literature*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Edward S. Shapiro, ed., *Yiddish in America: Essays on Yiddish Culture in the Golden Land* (Scranton PA: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200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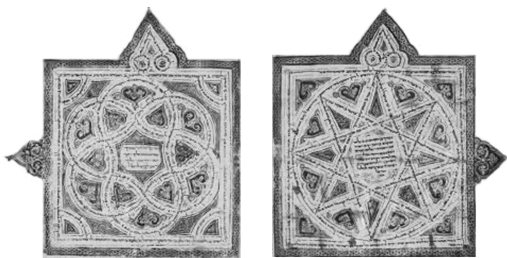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犹太启蒙运动失败后,东欧犹太社会兴起了以复国为宗旨的民族主义和对抗主流社会压制迫害的民主运动。在激进政治力量的裹挟下,意第绪报刊直接参与运动的蓬勃发展,映射出底层东欧犹太人在不同地区面对不同政治环境的复杂图景。在东欧,1898年俄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认识到必须使用意第绪语将思想传播给大众,在奥匈帝国治下的加利西亚犹太人则创办了《犹太人》,这是东欧当时唯一高品位的复国主义刊物,^①标志着欧洲意第绪大众媒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由于沙俄政府禁止意第绪文化,该刊在敖德萨组稿、华沙编辑、克拉科夫印制,再运往沙俄发行。创刊号编者按指出,高调宣传热爱自身民族的作家未用大众的语言响应他们,真正的作家应该走进大众,创作高质量建设性作品,用意第绪语宣传复国主张和复兴希伯来语。为了复国事业,强烈鄙视和反对意第绪语的文化复国主义领袖兼印刷店主阿哈德·哈姆(Ahad Ha'am)提出要“做复国主义者,而不是复国主义的奴隶”,承担了该报的印制,但又在该报发表文章《谁是犹太人?》[ווער איז דער ייד(Ver iz der yid?)],质疑意第绪语使用者的犹太性,引发多方辩论。意第绪语支持者嘲笑他“言行不一致”,好在两任主编尽管都持复国主义立场,但开明包容,既宣传复国主张,也报道开拓者在巴勒斯坦垦殖遇到的困难,既批评复国运动中的小市民问题,也关注东欧犹太村镇的封闭和贫困,既报道犹太人的事件,也关注人类的共同问题。因此,该报虽然存续时间不长,却不仅得到意第绪语读者认可,甚至吸引了顽固的意第绪语反对者。民族语言出版是建立民族共同体的必要的前提^②,尽管复国主义者不认可意第绪语的民族语言地位,但他们使用作为“民族语言之一”^③的意第绪语进行新闻出版确实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体现出其务实精神。

相比之下,东欧犹太社会各种民主力量利用意第绪新闻出版开展政治运动的规模大得多。绝大部分说意第绪语的底层民众限于财力,大多支持融入所在

① 参见 David Pur and Judy Krausz, “Der Jude (1899-1902): Profile of a Zionist Periodical Published in Yiddish,” *Kesher* 31 (2002), 63e-71e。

②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吴叻人 Wu Ruiren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3),26-35。

③ 1908年8月30日开始,包括贬斥意第绪语的复国主义和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关心意第绪语发展的犹太各界人士在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议,讨论意第绪语的地位、教育、出版、戏剧和翻译等论题,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认定“意第绪语是犹太民族的一种民族语言”的决议。



国家,在法律框架内(甚至突破法律的约束)追求平等的公民权利。然而,由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和对犹太民族的政策不同,追求社会民主的意第绪报刊的编辑和运行方式差异很大。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意第绪新闻出版大致可分为以俄属波兰为代表的作为少数民族加入所在国家的民族独立事业、在专制沙俄帝国作为被统治阶层争取自由权利和在北美作为公民在自由环境中追求平等权利三种情况。18 世纪末波兰被沙皇俄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三次瓜分后,主权和版图虽稍有变化,但沙皇对俄属波兰都实行集权统治。19 世纪 80 年代起,波兰国家民主党(Polish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和波兰社会民主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等党派先后成立,进行无产阶级和民族独立革命,其中波兰社会民主党是最坚定的民族主义政党,主张联合犹太工人反抗沙皇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其犹太分部出版了喉舌《工人报》[דער אַרבעטער (*Der arbeyter*)]等意第绪语中央和地方委员会报刊、30 多种意第绪语小册子和传单,尽管数量不多,但当时已是出版意第绪刊物最多的非犹太政党。^① 由于缺乏意第绪语人才和设备,所有小册子和传单都由其国际分部联系伦敦和纽约懂意第绪语的波兰民主人士编辑印制后再运回去。1898 年 12 月,《工人报》第一期在伦敦由该党唯一犹太知识分子马克斯·霍维兹(Maks Horwitz)编辑,1899 年他被捕后,则由贵族后裔列昂·瓦西莱夫斯基(Leon Wasilewski)临时学习意第绪语接替编辑该报。由于人才缺乏,《工人报》大部分文章从波兰语编译过来,仅有少部分属意第绪语原创,且都避免使用波兰具有民族含义的词语,转而使用具有领土意义的“波兰工人的共和国”等词语,以便把犹太工人包括在内。波兰社会民主党出版意第绪报刊分析沙皇政府采取压制波兰人、隔绝犹太人的政策是为了分化他们,提醒犹太工人必须建立“犹太与基督教统一体”才能打败“资本主义”和“沙皇统治”双重敌人。无论何种信仰,波兰劳动者都要了解自己的利益,推翻沙皇统治。^② 意第绪报刊出版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犹太工作的重要一步,反映其改变了先前对犹太问题的同化立场。

寻求在居住国平等发展的犹太民主政治派别中,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以及立陶宛、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General Jewish Workers' Bund in Lithuania, Russia and Poland

^① 参见 Joshua D. Zimmerman, *Poles, Jew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ty: The Bund and the Polish Socialist Par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1892-1914*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4)。

^② 参见 Joshua D. Zimmerman, *Poles, Jew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ty: The Bund and the Polish Socialist Par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1892-1914*, 13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1897—1921),即崩得)等政党为了推翻沙皇统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其中崩得规模最大,也出版了最多意第绪出版物,开展各种形式的意第绪语教育,宣传思想,发动犹太大众,对建设意第绪文化作了最大贡献。早在1895年明斯克会议上,崩得创始小组就讨论了创办喉舌性意第绪刊物,要用刊物把孤立的犹太革命分子联络起来,才能把他们引入强大的社会组织,促进合作和联合行动。^①崩得的领导者多是俄罗斯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几乎不能讲意第绪语,而犹太工人又几乎不会说俄语,解决办法是找到能说会写意第绪语、能够把文章写成普通犹太工人也读得懂的“半知识分子”(Polintelligenty),他们主要来自维尔纳^②的高中、教师学院和犹太学堂,大多受过传统犹太教育。这些“半知识分子”善于利用普通犹太人熟悉的民间故事、圣经寓言和故事,用拟人、明喻和暗喻等修辞手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改造得通俗易懂。^③崩得出版的意第绪材料主要有三种:中央委员会刊物《犹太工人》[דער יידישער ארבעטער (Der yidisher arbeyter)]、《工人之声》[ארבעטער שטימ די (Di arbeyter shtim)]和《崩得》[דער בונד (Der bund)]等,前两种刊登长篇深奥的理论文章宣传思想,第三种是中央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问题处理的反馈,努力靠近工人大众。地方委员会不定期出版发行量小的地方性报纸,报道本地活动和成就。另外,崩得还用小册子和呼吁书等发布和评论主题性事件,直接联系领导和工人。崩得的革命活动同样属非法,不断遭到沙皇秘密警察破坏,出版的报刊不断关停或更改名称,如1907年又创办中央刊物《希望》[די האפענונג (Di hofnung)]。^④面对政府不断打压,崩得仍重视新闻出版,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国内还是国外,连续出版还是单次出版,定期还是不定期出版,仅1901年到1903年就出版了32种杂志和小册子。^⑤面对沙皇统治的审查和镇压,各党派都采取针锋相对的报道策略,发动同胞开展反抗斗争,起初依靠辛辣新颖的讽刺漫画。1906年6月,波兰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发生大清洗,因其过于恐怖,《朋友》和《生活》[דאס לעבן (Dos lebn)]等意第绪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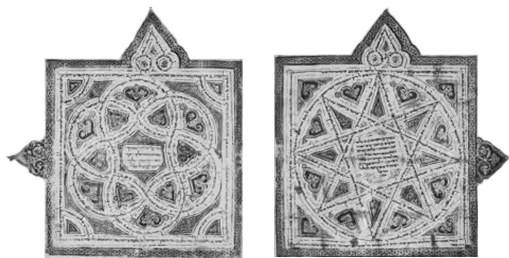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Susanne Marten-Finnis, “The Bundist Press: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nachronistic Language during the Russian Period,” in Jack Jacobs, ed., *Jewish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The Bund at 100*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1), 14。

② 即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意第绪语为维尔纳[ווילנע(Vilne)],犹太历史上被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是中东欧重要的犹太文化中心。

③ 参见 Susanne Marten-Finnis, “The Bundist Press: A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nachronistic Language during the Russian Period,” 16-24。

④ 同上,18-19。

⑤ 参见 Nathan Cohen, “The Bund’s Contribution to Yiddish Culture in Polan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n Jack Jacobs, ed., *Jewish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The Bund at 100*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1), 118。



采用照片强调视觉报道,讽刺漫画被犹太人血淋淋的头颅照片取代,快速传播直接刺激俄国犹太人的政治事件和观点。

苏联意第绪报纸杂志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新的苏联犹太人,利用一切机会教导,加快犹太人的现代化和苏维埃化,引导读者成为苏联人。前述报纸杂志用简单的故事和术语描述政府对新国家和社会结构的看法,诸如阶级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男女平等,强调犹太人在革命之前没有机会学习或耕种,更重要的是,受到沙皇政权的压迫。作品的主要关注点是个人转变的机制,通常属于道德寓言:英雄犯罪、忏悔,然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成为忠诚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施以援手的通常是同事、教师或家人等。马金(V. Markin)的《小集体》(*Kolektivchikes*)描绘了一个贫穷的虔诚犹太家庭。父亲对搬到农场劳动不感兴趣,但15岁的儿子说服他,如果他带家人去克里米亚的农场工作,他们会快乐得多。在获得搬迁的经济帮助后,父亲非常兴奋,去参加犹太俱乐部的会议,鼓励其他人效仿他,转行从事农业工作。会议在安息日星期六举行(特意设计的反宗教细节),但这位曾经的宗教人士并不介意,因为他现在对新生活更感兴趣。^①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儿子的行为不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财富收入,也改变了父亲的宗教立场。这个故事的主题涉及当时政府对犹太人宣传的重要内容,如鼓励搬到犹太集体农场、与宗教传统决裂以及新苏联政权的好处,确保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获得符合政府要求的思想观念。

虽然使用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主要在东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数约为1100万人),但由于政治压制,意第绪新闻出版却不如犹太人口更少的北美发达,特别是集中了最多东欧移民的纽约。北美意第绪报刊除了满足移民思乡之情和身份认同外^②,早期成功的报纸都关注他们的疾苦——劳工问题。在所属党派领导下,意第绪新闻出版关心移民的生存和发展,而民众需要新闻出版,二者相互依靠,发展壮大,犹太劳工运动甚至被认为“给了美国犹太社团个性和脸面”。^③ 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宽松环境下建立社会主义行业协会、政党、报刊和文化组织等

① 参见 V. Markin, “Kolektivchikes,” *Der odeserarbiter* 14 (1928): 10-12.

② 参见李青 Li Qing, 《心灵的港湾——〈前进报〉与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渊源》[A Harbor for the Soul: The Forward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American Jewish Writer, Singer], 于《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年第5期[2010, Issue 5], 97-99.

③ Tony Michels,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Yiddish Culture in New York City: 1890-1923,” 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劳工运动机构。^① 贫困区移民九成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稍微富裕的中产区移民里也有一半是体力劳动者,^②在“血汗工厂”从事“俄国犹太人的行业”——制衣业,^③工人联合各种行业协会,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在陌生环境中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大多数本来就几乎没有接受世俗教育的移民处境艰难,犹太劳工激进分子普遍把移民看作愚昧的、失去社会方向感的人,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其阶级意识和审美,将其塑造成“启蒙”的无产阶级。经过近十年大规模移民及不断的努力,至19世纪90年代,犹太劳工意第绪新闻出版的数量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社会民主党派为了与资本主义斗争而创立意第绪报刊,把革命看作争取持续改善劳动条件的途径,向读者宣传无论罢工规模多小,都不仅是在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时,而且是为建立“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秩序。美国重要的意第绪劳工刊物主要有《纽约犹太民众报》[די ניו-יארקעיידישע פאלקסצייטונג (*Dinyu yorker yidishe folkstsaytung*)]、《新时代》[דער נייער גייסט (*Der nayer gayst*), 1897—1900]、《工人报》、《自由工人之声》[די פרייע ארבעטער שטימ (*Di fra-yearbeiter shtim*), 1890]、《前进报》(1897)、《犹太早报》[מארגןזשורנאל (*Yiddisher morgen journal*), 1901]和月刊《未来》(1892)等,其中最早取得重大成功的是社会民主党创办的日报《工人报》和月刊《未来》。《工人报》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带给犹太移民,在美国犹太政治和文化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④ 它的版面设置与其他意第绪刊物相似,除传统文学和广告版块外,登载美国和欧洲的劳工运动新闻、一篇社会主义思想或革命历史文章、一篇科普读物、一篇论战小品文等。克兰茨和卡汉是编辑兼投稿最多的作者,对该报影响最大。克兰茨直接了当地讨论经济问题、国际政治、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思想,赋予《工人报》严肃性;卡汉则坚持语言风格和内容要贴近读者,教同事“像摩西那样跟摩西说话”^⑤,写地道的意第绪文章,带来通俗甚至是民间色彩。语言学家马克斯·魏因赖希(Max Weinreich)指出,美国早期意第绪新闻出版充满了移民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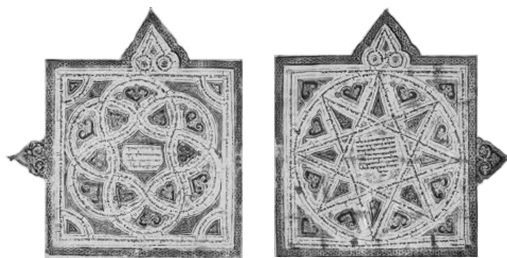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Henry Feingold, *Zion in America: The Jewish Experience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wayne, 1974), 158.

② 参见 Irving Howe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 王海良 Wang Hailiang、赵立行 Zhao Lixing 译(上海[Shanghai]: 三联书店[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35-138.

③ 同上, 146-148.

④ 同上, 52.

⑤ Yankev Magidov, דער שפיגל אויפ דער איסט-סייד/*Der shpiglaf der ist-sayd* (New York, 1923), 28-29; Leon Kobrin, מיינע פופציק יארן אין אמעריקע/*Maynefuftsikyor in amerike* (New York, 1966), 50-51.



的词汇,许多新词、外来词和政治理论概念,比如“工会”“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剥削者”等,对才识字读报的移民来说理解起来尤其困难。^① 卡汉擅长把外来概念转变为犹太用语,把美国国会比作犹太最高评议会(Sanhedrin),把马克思的著作比作解经(Tosafot)等。^②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工人几乎不能读文章,我们不得不教他们如何思考,还必须教他们如何阅读我们的文章。”^③ 移民跟东欧组成阅读小组的犹太人一样热切接受新闻媒体的启蒙。

此外,编辑和作者对劳工运动的指导和参与也极大地促进了报纸发展。《工人报》创刊时正赶上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城市的犹太工人走上街头举行当时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罢工,制衣业的几乎每一个细分行业到年底都参与了,还有烘焙、油漆、苏打水制作和其他行业罢工。^④ 以克兰茨和卡汉为代表的作者和编辑都到罢工第一线上课、演讲、组织会议、洽谈合同,甚至讲解法律程序,培训没有工会斗争经验的工人。^⑤ 工会领袖伯纳德·韦恩斯坦(Bernard Weinstein)回忆,作家经常被要求“组织协会,教工人怎样召开会议、引导罢工、如何与老板达成妥协,教工会如何记账,给各工会做各样琐碎事情”。^⑥ 编辑和作者给予犹太劳工行动的希望,教育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都是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⑦ 而处境卑微的贫困劳动者也非常愿意接受教育,该报因而被称为劳工运动的“神经中心”。^⑧ 结果,《工人报》立即获得了超出创办者预料的成功。第一期

① 参见 Tony Michels, “‘Speaking to Moyshe’: The Early Socialist Yiddish Press and Its Readers,” 63。

② 参见 פראלעטארישקער מאגיד/דער Der proletarishker magid [Abraham Cahan], “די שערע/Di sedre”, די ארבעטער צייטונג/Di arbeter tsaytung (14th March 1890), 2; Kobrin, יארן אין אמעריקע/Mayne fuftsikyor in amerike, 44。

③ A.Cahan, לעבן פון מיינ בלעטער/Bleter fun mayn lebn, Vol. 3 (New York, 1926), 198。

④ 参见 Bernard Weinstein, די יידישע יונגענס אין אמעריקע/Di Idishe yungons in amerike, יידישע געווערקשאפטן פערניגטע/Idishe geverkshaften feraynigte, 148-149。

⑤ 参见 Morris Hillquit, Loose Leaves from a Busy Life (Whitefish, MT: Literary Licensing, LLC), 22-24; Bernard Weinstein, די יידישע יונגענס אין אמעריקע/Di Idishe yungons in amerike, יידישע געווערקשאפטן פערניגטע/Idishe geverkshaften feraynigte(1929), 147-164。

⑥ Bernard Weinstein, די יידישע יונגענס אין אמעריקע/Di Idishe yungons in amerike, יידישע געווערקשאפטן פערניגטע/Idishe geverkshaften feraynigte(1929), 147, 154。

⑦ 参见 Y. A. Benekvit, דורכגעלעבט און דורכגעטראכט/Durkhgelebt un durkhgetrakht, Vol. 2 (New York, 1934), 55, 118; Adolph Held, transcribed interview (Irving Howe collection, YIVO Institute), 5。

⑧ “די קאנסטיטוציע פון דער ארבעטער צייטונג”/Di konstitutsye fun der ‘Arbeter tsaytung,’ in יארבוך פון אמאפטיל/Yorbukh fun Amopteyl 1 (1938): 33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一周后就卖了 3000 份,五期后,就从四版扩展到八版,年底就靠销售和广告自立了。^①《工人报》很快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意第绪报纸。

《工人报》的成功让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创办更具理论性的《未来》月刊,意在将劳工培养成“严肃的受教育”的人,其宗旨是“科学、文学和社会主义”。该刊刊登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成长》《上帝、宗教和道德》《美国无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之类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文章。同时,该党紧贴劳工需求,1894 年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份意第绪社会主义日报《晚报》[אונדזבלאט דאס(Dos abendblat)],发行到 1897 年。这些报刊组成报刊矩阵,产生了重要影响。严肃教育刊物《未来》激发了其他类似刊物在纽约的出版,如《自由社会》[די פרייע געזעלשאפט(Di fraye gezelschaft), 1895—1900]和《新时代》等,这些刊物还发表了大量意第绪语科普读物,比欧洲早了好几年。^② 由于美国劳工运动和意第绪新闻出版蓬勃发展,如前所述,东欧希望加强犹太激进政治宣传的政党向北美同行寻求帮助,这一现象因其普遍性已被编入意第绪语学习教材。^③ 可见,无论所在地制度环境如何,政治运动都是促进意第绪报刊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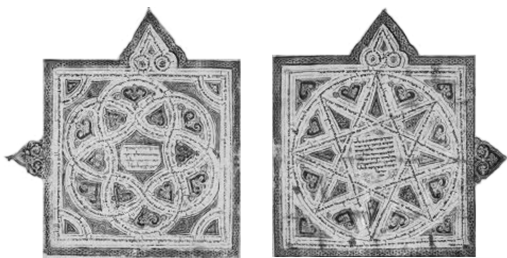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三

犹太社会民主运动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中,产业工人诞生,被资产阶级严重剥削,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是人类发展进入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化时代。19、20 世纪之交的大迁移中,东欧底层犹太人偏好定居到圣彼得堡、华沙、维尔纳或是纽约、费城、芝加哥、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大都市,这意味着大部分人放弃栅栏区传统封闭的宗教村镇生活,拥抱现代开放的城市商业文明,接受城市化带来的冲击。因此,意第绪报刊还在帮助底层东欧犹太人了解新居住地、解决实际需要、探讨妇女问题和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等适应城市生活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绝大多数说意第绪语的底层贫困东欧犹太移民缺乏进入主流社会劳动力市

① 参见 Tony Michels, “‘Speaking to Moyshe’: The Early Socialist Yiddish Press and Its Readers,” *Jewish History* 14 (2000): 60.

② 参见 Tony Michels, “Socialist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Yiddish Culture in New York City: 1890-1923,” 59, 74.

③ 参见 Uriel Weinreich, *College Yiddi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Yiddish Language and to the Jewish Life and Culture* (New York: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1949), 267-268; Tony Michels, “Exporting Yiddish Socialism: New York’s Role in the Russian Jewish Workers’ Movement,” *Jewish Social Studies: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16 (Fall 2009): 1-26.



场的语言和生产技能,无法面对宗教偏见和陌生环境等多重挑战。这时重要的意第绪报刊都努力给读者提供所在国的教育,长时间坚持帮助他们学习语言、了解国情等。《犹太每日新闻》从 1897 年 9 月到 1907 年(1914 年恢复)出版英语特刊,把难词翻译成意第绪语并解释,帮助读者理解英文文章。《白日报》[*דער טאג* (*Der tog*)]每周出版一次英语副刊,在首版刊登编者按专栏,周日还开设英语版块。《前进报》1914 年 11 月刊登了一系列解释美国国会和其他政府部门职能的文章,而《犹太早报》1914 年至 1924 年每周发表一篇公共学校教师撰写的教育问题评论供家长了解。所有的意第绪报纸都刊发过介绍美国自然风光的文章,^①极力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意第绪新闻出版冲在美国化的第一线。”^②

此外,帮助读者处理实际问题也是美国意第绪报纸的共同关切。它们提供船只到岸班次、归化所需的条件和文件、特殊法庭地址等信息,关注意第绪语在州立法投票中是否纳入可使用的语言等争取平等权利的法律问题,^③聘请特约通讯员报道全国性重要事件,讨论国家、州和所在城市立法机构提议的法律,合理利用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所在地的法制建设以争取合法权益,旗帜鲜明地支持多元文化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各报刊的编读往来栏目成为编辑和读者直接沟通的平台,解答读者遇到的实际问题。《前进报》主编卡汉顶住同事的压力,淡化劳工运动色彩,发挥亲民风格的作用,把帮助移民适应新生活当作首要任务,受到移民大众的欢迎,到 1919 年日发行量达 20 万份,^④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意第绪报纸,运营至今。读者回忆:“我父母那个时代,他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读《前进报》,按照其教导行事。”^⑤1906 年开办的《读者来信》[*בינטל בריוו* (*Bintl Briv*)]成为其最著名的咨询栏目,成千上万的读者写信征求编辑对调和旧世界习惯和新生活压力的意见。卡汉亲自回答诸如犹太人是否允许与基督徒结婚等问题,给丈夫深夜不回家去参加兄弟会、工会和教育圈子的妻子提建议,提示如何与移

① 参见 Uriel Weinreich, *College Yiddi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Yiddish Language and to the Jewish Life and Culture*, 267-268; Tony Michels, “Exporting Yiddish Socialism: New York’s Role in the Russian Jewish Workers’ Movement,” 329-331。

② Mordecai Soltes, “The Yiddish Press—An Americanizing Agency,” 329。

③ 参见 Joshua A. Fishman, “Yiddish and Voting Rights in New York, 1915 and 1921,”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8 (1994): 1-18。

④ 参见 Maxine S. Seller, “Defining Socialist Womanhood: The Women’s Page of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in 1919,”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June 1987): 416。

⑤ Jack Scheinkman, “A Concern for How Jewish People Lived,” *Forward* (May 23, 1982). 研究表明,三分之一的意第绪语报刊读者是女性,见 Mordecai Soltes, “The Yiddish Press—An Americanizing Agency,” 37, 4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6辑

民官员和雇主打交道等。面对美国完全不同于东欧封闭保守的开放现代生活，失去了犹太教旧参照体系的移民将自己最私密的个人生活困扰吐露给编辑，编辑给予新环境下适宜的解答，成为移民的主心骨。^① 意第绪俗语“新闻出版自身就是个王国”形象地表达了意第绪报纸巨大的影响力，它们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是可信赖的替代性社团权威。

《前进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并非首创，而是延续传统。卡汉先前工作的《工人报》也开办了这种栏目，只是在劳工运动背景下，影响力不如前者。最早开设这类栏目的是先驱塞德鲍姆。他在圣彼得堡创办《犹太大众报》[דאס יידישעס פאלקסבלאט (*Dos yiddishes folksblat*), 1881—1890]时，吸取犹太妇女踊跃向《信使之声》投稿的经验，开辟《给编辑的信》[קארעספאנדענציע (*Korespondentsya*)]栏目。这是第一个妇女投稿的读者来信栏目，妇女来信占三分之一，刊出的约六分之一。^② 这个栏目成为普通读者，特别是妇女，表达对社团权威不满、描述村镇生活及其影响的平台，比如述说 19 世纪 80 年代初犹太大迫害等灾难的创伤、大量人口移居国外影响正常生活等。妇女也抱怨村镇居民把灾难不公正地归咎于她们没有按照传统披戴头巾等做法。^③ 意第绪报纸不仅提供了了解世界的渠道，也供读者表达自我、参与公共生活，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受到东欧犹太妇女欢迎，但真正能够发声的妇女极为有限，争取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接受教育等平等权利仍不在其认知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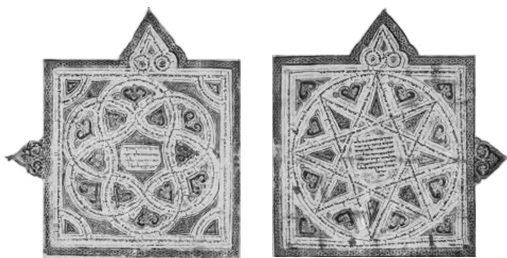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然而，关注平权只是移民到北美大都市的犹太妇女问题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接受更开放文明的现代生产生活。《前进报》在引导和帮助犹太妇女适应新生活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专门开设栏目关注妇女问题。其妇女版块刊登妇女活动新闻、著名活动分子的特写等，提供参与政治的榜样，敦促妇女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女性事业。实际上，犹太妇女广泛投身政治活动在东欧就开始了。她们积极参与反抗沙皇、工会、复国主义和崩得的活动。在美国，更多犹太妇女投身罢工、反对消费主义、学校抗议、争取选举权等运动中。^④ 1919 年平等权利法案通过前，美国中产阶层妇女几乎只关心选举权问题，但《前进报》妇女栏目的关

① Edward S. Shapiro, ed., *Yiddish in America: Essays on Yiddish Culture in the Golden Land* (Scranton, PA: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2008), xv-xvii.

② 参见 Nurit Orchan, “Shtetl, Metropolis and In-between: Women’s Writing on Lif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1881-1914,” in Shlomo Berger, ed., *From the Shtetl to the Metropolis* (Amsterdam: Menasseh ben Israel Institute, 2012), 30.

③ 同上, 31-32。

④ 参见 Susan Glenn, *Daughters of the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7-242。



切更为广泛,早就很有洞察力地提出所有劳动者都应该重视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认为劳动报酬不仅必需,而且有积极意义,如挣钱带来成就感、独立的自豪感、享受劳动成果和捐献的愉悦感。^① 尽管包括联邦妇女保护局和妇女工会联盟在内的大多数女性组织都支持特殊立法保护母育权益,但是《前进报》妇女栏目却认为社会主义妇女不需要家长式保护,只要最低工资足够高就能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希望有效监督和保护男女两性劳动者。^② 同时,《前进报》妇女栏目还关注其他处境相似的族裔和群体,倡导包括黑人、意大利移民妇女在内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在大多数美国人对黑人日益恶化的境地无动于衷时,《前进报》妇女栏目告诫妇女不仅要关心黑人妇女儿童儿童的医疗问题,而且要重视南方黑人妇女丧失选举权的问题。^③ 可见,该报对妇女问题有独立深入的见解。

对女性角色,《前进报》妇女栏目同样结合犹太传统和美国场景提出独立建议,用一半篇幅探讨个人和家庭生活,诸如爱情、婚姻和母育话题。该版块认为厨房奴役了妇女,应该组建合作社来解决烹饪和看护孩子的问题。栏目针对单身女性移民读者提出爱情婚姻建议。在欧洲老家,传统婚姻经介绍安排,两性接触被严格看管,而在美国,年轻人需要自己寻找爱情,有时结局并不如意。已婚妇女也因为移民、贫困和文化冲击增加了面对家庭新问题的压力,妇女栏目为此花费大量篇幅帮助读者解决问题。^④ 移民来到美国后因为缺少亲人的帮助和城市生活的不同要求而难以独自抚育后代,而犹太民族又是重视教育的民族,因此妇女栏目建议关注孩子的心理和兴趣,敦促母亲注意想象和玩耍在孩子个性发育中与学习一样重要,建议母亲在街区组织儿童剧院、观看健康电影,依年龄和能力让孩子帮忙做家务,希望母亲尽可能支持公立学校以便让孩子接受教育和适应美国环境。对个人修养,妇女栏目希望移民妇女以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为榜样,养成更为克制的文明习惯,改掉在东欧村镇咄咄逼人的直率方式,建议妇女业余时间培养文化爱好及社会道德感,要对深刻的思想感兴趣,时常引用歌德、黑格尔和屠格涅夫等名人话语提升妇女思想境界。《前进报》妇女版块折中体现了犹太左翼传统男性知识分子美国化的家庭和教育价值观对劳动阶层妇女的期待。

意第绪报刊的广告版块是另一个满足读者多方面需求并全方位帮助底层东

① 参见 Maxine S. Seller, "Defining Socialist Womanhood: The Women's Page of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in 1919,"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June 1987): 423-424.

② 同上,425。

③ 参见 Michael Zametkin, "Women's Rights in the Coming Elections," *Forward* (June 1919)。

④ 参见 Maxine S. Seller, "Defining Socialist Womanhood: The Women's Page of the Jewish Daily Forward in 1919,"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June 1987): 429-43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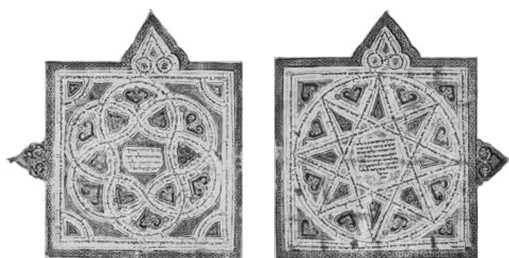
第26辑

欧犹太人,特别是还留在格托和村镇的底层犹太人了解和适应现代生活的重要渠道。广告版块不像新闻报道、科学卫生和世界民情等栏目那样体现编辑专门的传播意图,它只需把客户提供的信息编排在一起,这种不加干涉反而因其来源广泛、内容多样而更真实地连接了读者与其本来很难接触到的外部世界,既提供了信息,又满足了时尚、娱乐甚至是科技教育等需求。意第绪报刊的广告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英语、俄语等各种语言发布求职、用工、转让、寻人和商品广告等资讯。商品广告包括假发和仪式用品等传统器具以及立体镜、神经镇定剂等新技术产品,反映出当时的新产品、新潮流和新技术,激发读者消费,将其纳入现代生活。比如《朋友》上大量刊登手表广告,经常一期发布四五则手表广告。^① 工业生产和以火车为代表的等现代交通工具日益深入生活,人们必须遵守时刻表,手表可以告知读者时间,便于其融入准时的现代生活。虽然不是报纸创造这些需求,但报纸的广而告之至少在加速满足需求上起了作用。同时,广告在介绍产品过程中让读者了解到立体镜的构成、汽灯的高效等,使人们增长了知识,特别是像《朋友》等发行到俄国西部腹地栅栏区的意第绪报刊广告,给生活在相对贫困落后中的犹太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各种知识和技术的机会,是报刊编者对读者主动教育之外的有益补充。

苏联成立后,犹太人迅速融入主流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民族政策和犹太人对其社会现代化适应的结果。意第绪报刊的通讯员经常报道政府的“文化”运动在当地的接受情况。政府开展公共卫生宣传活动以促进良好的卫生习惯时,许多来信都谈到村镇恶劣的卫生条件。有通讯员描述伦斯克伦(Lenskorun)的生活,夏天没有人洗头 and 洗脚,女孩只在星期五洗头,而男孩几乎从不洗头。^②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意第绪语报刊开始强调,记者必须报道地方委员会的错误、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失败及对地方领导层的批评。《幼林》、《克雷缅丘格工人报》[קרעמענטשװגער אַרבעטער (Kremenchuger arbeter)]、《先锋队》、《青年近卫军》[גװאַרדיע יונגע (Yunge gvardye)]等期刊都设立了名为《我们的失败》[חסרונות ואונדזערע (Undzere khesroynes)]的特别版块,报道俱乐部入学率低和老一辈人对苏联政府组织的活动普遍缺乏兴趣等话题,编辑鼓励通讯员写下他们的工作中、在俱乐部和当地权威机构遇到的问题。苏联意第绪报刊的这一做法与其他意第绪报刊的读者来信版块虽然在名义和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本质相同,都是通过编辑和读者间的互动提升认知,解决实际问题。

① 参见 Sarah A. Stein, *Making Jews Modern: The Yiddish and Ladino Press in the Russian and Ottoman Empires*, 162。

② 参见 Oyzer Klotzman, “In undzer shtetl,” *Pioner* 1 (1927): 20。



意第绪语诞生在犹太人与中东欧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长久接触中,在寄居国长期隔绝压制的统治下,成为东欧犹太底层大众掌握的唯一语言。在或主动或被迫走出传统封闭迈向现代开放的过程中,东欧底层犹太人只能依靠意第绪语学习,依靠它了解和融入世界。它与现代大众传媒结合诞生的意第绪报刊,帮助东欧犹太大众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到 20 世纪前 20 年相对较短的历史阶段里高效地完成了向现代文明的快速转型。在意第绪报刊兴起、发展到繁荣的过程中,东欧底层犹太大众从几乎文盲到学习新的语言、提升审美品位,从了解科学知识到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从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到成为所在国家的专业人才。从凭借阅读意第绪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抚慰思乡情感、维系民族身份认同到追求平等自由的政治抱负、实现独立和民主的理想,意第绪语及其新闻出版成为东欧底层犹太人社会生活转变不可或缺的帮手,让他们迅速了解急剧变化的世界并快速做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意第绪报刊既是东欧底层犹太人面对变革的结果,又是实现变革的机制,担负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底层犹太人在快速适应和融入所处的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在新的居住国,又迅速丢弃了意第绪语这一重要文化媒介及其承载的历史传统,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屠犹对东欧犹太意第绪社团的种族灭绝,东欧意第绪文化及其传统如今已成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这一段意第绪新闻出版的历史占据了其中心位置,历史上发行过的和仍在出版的意第绪报纸杂志都已全部数字化,成为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